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二

沛國劉鳳子威撰

辟命

劉德讓

劉公諱德讓。余五世祖也。先自汴來。徙大父順之。在元主領權茶。公生而有偉度。擴如也。儀觀甚美。於書無不讀。遇時變。晦遜不以才能見。及洪武初。使者訪延。且以經明薦。不得已而起。授文學掌故。沛縣學徒。方輟學。不講

乃大相開誘。使勤於業。又舉張倫同事教人。以經義爲制文。於是沛漸有以誦通次補爲吏者矣。歸而沛人祀之於師氏子五人曰孟功諱敏以經術教授里中。里中兒皆敬事之。無敢失其意。弟子益盛。去而仕有名當世者甚衆。公事親謹。視服膳纖細必躬必親。仲弟嬰患憂之廢寢食。厯治療積年而愈。四方士聞其賢爭來歸。乃以孝廉辟。今德清爲政有經獎善黜惡務以教導。蒲一考徵入中書。

士大夫無不傾者。朝夕奉簡以從而推詩書之意。有所著論數萬言。孫海漢陽決曹有廉稱季諱敷則予高祖也。學通諸經各爲之疏。人稱經師。永樂初以兄政前死累辟召避不應。

贊曰余聞之杜瓊先生云劉氏自鍾山先生金陵徙吳幾百五十年其先則又自汴徙在宋之中葉也。代有人遭亂譜牒散佚遂失其世次。僅自掌故君著焉。方戎馬間釋介胄談

詩書大興文學雖

明詔求賢自上詳延而首應辟命爲之叙宣其
功顧不偉歟自是胤嗣日繁其以功伐忠烈
勲名貞行顯於代者不勝記矣

魏先生曰劉氏之先蓋有大功德於民宋之
南也黃州公提一旅以從奕世以忠義奮其
死封疆者數人書畧可見然中間佚忘不能
著代由主領公而後乃以詩書之澤傳於今
夫貴榮富溢華觀顯稱吳之巨室多矣若孝

友操行忠槩誠節則孰有及者聞郡司法公
世鼎諄諄長者仁能逮物平居未嘗妄言笑
友讓刑於家施於政無間然稱篤道君子若
其在閩折獄無避權貴請對使者辭直得調
凜有操裁嶺外時身至夷所置隘諭使投兵
羅拜此其義聲烈烈又豈徒務循謹者哉

盛逮

盛逮景華者吳江人自其父時以閩右徙郡
中洪武初

詔求賢才得對稱

旨賜冠服使預論議與陳寧以事爭乞歸及寧來爲蘇銜逮未釋欲甘心焉乃令衡籍於里中俾以穀入雖他所逋必登之以蒲其隼逮爲竭其力遂畢輸無有負其友唐當入金二百不能償急走逮逮又爲輸故穀之軌程既及寧無以加罪而第坐鹽筴方見錄父憐其少逮逸之而身出就吏論徙夏州初逮游秦晉間遇異人授方爲之有效年九十餘子寅

以醫顯

顧禮

顧禮者崑山人洪武初以材徵授官刑曹久之

上自拔擢爲侍郎已乃以其家坐之例免十一年再徵侍郎戶部會計出入人以爲能進尙書又改刑部方用重典刑亂司寇尤爲重任禮守職謹其所當法未嘗濫卒於官

莫禮

莫禮士敬洪武中以里籍選禮無過徵爲司徒屬與同曹沈玠王讓李鼎等十人俱疏陳辭祿入許之一考進侍郎勾較簿書精解版法時新爲政輕重未有準禮所守功歸於府者衡籍十三四嘗云今所爲吳後請寬焉不果俄以黨人事起薄錄之

范從文

范從文者仲淹之十三世孫六世祖柔食邑於崑父爲吏潮州卒從文幼則奔走求其喪

哀感道路且失所在遇雨墮焉乃露遂啓之歸人以爲孝致之洪武中以孝廉徵奉使不辱命擢御史改綜戶曹事奏貸株送徒餘百人其僚嫉之中以法將伏鑕呼曰幸以議賢得百世宥

上問而知爲淹後乃免之謫徙莊浪頃復追戍金齒永樂初復以薦召爲掌故金華歷金鄉三爲師氏歸年八十餘乃卒所論著甚衆
馬達

續通志卷之五十一
馬逵者吳江人以賢良徵令合水又爲昌邑
逵所賦政平民有訟者敦諭之使聽解度不
可已乃受理又重自刻厲蔬食水飲妻弗能
堪請去逵怒曰今法密而欲相隨赴西市耶
竟聽之去

陳則

陳則以秀才舉治中應天俄進侍郎戶部以
閱實戶口調同知復遷爲守則與高啓等齊
名詩亦豐縟俱以召命行後議選士法頗可

采

沈芳

沈芳以茂才徵奉使按察遷布政北平又有
沈應乾洪武中

詔求賢四方得召入文華說經令參議豫章又
改山東應乾爲詩視陳則稍質有集曰東澗
趙宗文

趙宗文者長洲人洪武中

詔舉賢才徵入以母老辭歸永樂初復以梁時

續世宗實錄 卷十二
薦召上令鄱陽權倖有所請不從又嫉惡甚
中法謫徙後宥歸文性剛嚴終日儼然遇有
所發無緼籍故亦以好盡爲累

袁政

袁政文理少學於俞貞木所永樂中召起爲
湘陰令民故窳惰不能力作每征調則多逋
逸而令乃當坐政爲教以墾田力嗇治生業
遂因以饒復以夏原吉薦遷守遂寧未至間
止於亭夢小兒被血者盈望問知郡人貧產

女不舉乃嚴爲之禁又示之禮送女無過奢
俗因以革政蹟聞於時

沈澄

沈澄者長洲人洪武中以徵命入將授以官
見其舉止迂緩曰腐儒罷之周公枕撫吳時
重焉數訪以時政澄長於詩又善交際士之
爲詩者多就之澄爲飲食飢客未辨終不嘗
食異時者顧瑛好客爲儀簡澄加之敬恭金
問方都繫司空橐籙之饋凡十年所無怠問

續吳興府志卷之三十一
後得釋曰微孟淵餒死矣年幾九十子曰貞
吉恒吉以詩世其家而履操峻高善圖象學
神仙方不就皆年至九十

吳簡

吳簡者吳江人在元季自謂儒吏役之板築
簡儒衣冠操築人笑之洪武初徵詣曹試以
富民論簡所奏願疏渠通灌溉課粟多者第
賞勸之授主簿崑山以疾罷所爲書皆舉子
業

季箎

季箎者常熟人永樂初以經明行修薦召授
文學掌故崑山遷巢縣箎所授業弟子多擢
第仕通顯而箎未嘗一入其庭抗以師禮來
見者不敢有其貴嘗爲吳書不就辭近俚人
多笑之

章珪

章珪孟端宣德中

詔求賢郡邑以珪應之授以掾史嶺南已而召

入為御史當讞獄預為分別輕重奏之辟所當無不符其平反者甚眾畿甸蝗為奏蠲賦六十餘萬居亡何又廷論大臣數事班列為震以數忤謝歸子儀表格律皆登朝而格有名於時

伊恒

伊恒宗有其先自沐陽來徙則宋之建炎也父又以閭左徙金陵恒少則從博士弟子遊書跡甚善召侍

東宮洪熙初與修撰金問同被命待詔

闕前進符璽少卿時有宣嗣宗者永樂中亦以善書徵授中書舍人進司封員外嗣宗素謹人問以

禁庭事終不對故為

宣宗所眷既卒恤禮良厚任子為縣丞稱殊遇焉

衛靖

衛靖者崑山人洪熙初

詔選書博士得召入備法從執簡文淵閣進主
事禮部及修

宣宗朝史預書牘焉賜賚甚厚靖兼亦能詩

陳述

陳述者嘉定人素稱廉直容貌甚莊以賢良
方正徵為小官已而遷御史遇事能極言訊
獄多所平反陟叅政蜀撫使者雅重述薦上
幾召用述力丐歸時有周綱者數以誦多試
不當御史成規程富並薦其才乃授融縣丞

融故夷中不能習教化綱力為喻曉之身自
行阡陌勸耕見忿爭者委曲解令相睦有操
舟者十八人疑為盜柳守令訊之並得釋後
其人持金謝即厲色叱之去滿三載當代王
忠肅公翱撫粵薦其治狀請即用為令益得
專行惠苗嘗亂綱出禦之民自為戰功居多
輒以讓南荒學者鮮又為作之禮義俾民子
弟皆誦學時課之遂大變其俗士多舉於鄉
者葉公盛繼撫粵欲薦為守適卒後其子奎

續通志卷之十一
從韓公雍征柳人猶目之曰此故融令之子
爭爲之效死遂特奏爲融丞

贊曰古之舉士也或咨於朝或上所自察至
於公卿皆得辟士故漢三府與州郡各任人
爲吏版授檄署惟所假置若

國家初建一言悟意卽加拔擢又采之衆所謂
賢與觀其行能皆待以不次求之如恐不及
於時鄉舉里選之法未用也而所任人功業
章章顯於世類非後所及至法已備進用之

涂益慎而所得士視前之效節致忠勤事以
死者何如哉且士懷能不見初未有所覲然
上之求之也能無亟乎故時有周夏三原王
公等在外撫循民俗察孝與廉有所薦上其
德業聞望孚於內外故能不疑而士乃得因
以用不由選造而徃徃

璽書及門徵拜官者自後雖有佐王匡國平治
戡難之才亦屠釣藪澤終焉耳曷能自致青
雲奮於用哉

隱逸

王賓

王賓仲光獨高其道性峭嚴遠於俗學無不通毀形容異衣服箕踞道旁人不測也越人戴原已以醫著賓叩之原已秘不肯傳欲使賓痛折節賓不可因瞰其亡直往取書去故益善爲方所治無不全與韓奕俱厲風軌守姚公善折節下士聞而造之賓避去他日守乃屏人直入其室始肯見之受謁納贄爲第

子禮所告皆大事繫於時守欲薦之朝終不敢發言其奉母篤孝病革母呼之絕而復蘇已又聞其聲若在左右猶稱兒不忍舍母者良久乃滅其所著書有吳名賢記古跡詩等姚公廣孝旣貴歸見之掩面走姚守死勤王實賓爲決策云

韓奕

韓奕者宋忠獻魏王琦之後其先自安陽徙幼而矜莊有威動止不妄鄉里皆嚴彈之乃

舍去游行山水間並歌並進若狂焉遇野廬
踞坐累日不言笑人叩之終無所對或興至
爲詩下筆不復覺工洪武間乃與賓俱以醫
浮沉於俗姚守聞而造焉不得前又欲因賓
致之亦竟不能一日與賓至其所奕走蘆中
守嘆謂古稱名可聞而身不可見者韓先生
之謂耶

贊曰易稱龍德而隱者爲潛夫潛者謂時然
非其人又何謂真隱耶王先生行詭異人皆

以爲近怪然潔其身不違其親志所之不迄
於威豈忘世絕俗離群者哉特旣無任於時
可以免焉耳若俞貞木遂以死殉姚守而計
畫舉事賓實發焉守之以死固賓意耶雖未
食其祿而爲守所禮謀及大事以正對遑爲
利害恤韓奕雖共隱而趣不同且求之若此
而逃焉謂已必不能有益於時可爾徒以爲
名而苟遂其志非也

張介福

張介福子祺自覃懷來徙家。少從許衡游。衡所爲學以道德自命。福遂操軌迪踐。制行有幅。無或斥越。自以不及養。不仕以祿食。家故貧。寒不能具夾襦。或以紵絮遺之。不受。雖纖介必以禮之。死不移。張士誠亂。兵入其家。危坐不爲起。令導之。他所發其藏。不應。以刀斫其面傷。仆地。醒復取冠戴之。坐自若。兵怪以爲晝。乃見物。驚走去。又恐或發其墓。往廬焉。士誠聞而欲致之。不可。使其弟往問語。以無

樂亂無貪天禍無忘國家者。饋之力辭焉。病且死。猶爽然謂其友曰。吾志慕古。未能萬一。惟毋污於時庶幾哉。

贊曰。士有貞行。或類於愚。及臨利害。不易其操。非自其性。然誰可勉者。介福固儒者。時未可仕。託以三釜。不逮其親。寧有爲耶。懼兵革不之避。顧亦無所往。爾義動。小人不取加害。誠有道之士哉。

杜瓊

杜瓊先生生而孤育於母俾從陳繼先生遊
遂深綜經傳博稽古墳其行已醇和無矜傲
色所謂枸木必待槩括蒸矯而後直者以非
其性也若其操觚削牘鬱有沉思圖畫妙盡
物理不徒區區規擬形似况守鍾兩薦之
朝皆力辭不上以生未識父嘗寤寐見之且徵
其狀於母遂肖貌之母泣謂得其生平有司
又欲以孝聞瓊請置之而旌母節遂爲表其
閭以貞義所居卽故朱長文園唵笑其中容

非故人不得通姊老事之甚敬母疾剖股療
之愈宣泰間屢下求賢

詔所司儀得用嘉應之知不可益禮重焉余大
父故與先生遊先生所題素甚相推與今猶
藏之先生詩則王文恪序稱其沉深有隱士
風卒年七十有九門人私謚孝淵子啓舉進
士御史

贊曰國家故事守令皆得自言事故往者若
姚守善况守鍾其德入人深固無論而于旌

之風至今詠之所薦達者亦甚衆。若今雖未嘗禁之，而不敢言上者，以畏部使者，欲白又恐却。遂顧望用爲俗。杜先生雖賢，遇其時，故以布衣守令，候其門，爭欲得先生，至不敢發言。古之人有云：衣與繆與不女聊。故處士得申其節，名不沒，亦可觀其世。

龔詡

龔詡，大章父。登洪武間給事中，謫死。詡少與母通，播久之，肆探群籍，辨於天時，以知百物。

周公忱數就之語，必移刻所爲發地，利治粟帛多其計，畫兩薦之爲掌故。松江太倉皆力辭，雖不仕而明習國家典故。吏所書牘若軌里籍，無不載。有田三十畝，衣食其中，未嘗娶。晚與一老婢居，種豆植麻，所適無遠近，必步卒八十餘。

邢量

邢量用理亦不娶，獨居殫瘁甚。以上自隱，若季主先生，每作一二卦，卽閉肆不復與人接。

續皇朝詩話卷五十一
敗屋風雨不蔽。苔生座隅。破絮自擁。突嘗不
烟。其庭可以搏鼠。而猶歌自若也。於學無不
通。壁下盡列圖史。枕籍其間。客每就談。不爲
具脫粟菁菹。飢則往他所食。復來。與其徵逸
事。雖疏者已窮。而猶列所未盡。時有沈誠者
亦稱博極。深隱自高。人莫能識。有欲見者必
避去。然誠質無文。故無得而稱。

王錡

王錡元禹家荻鄉。其從父廷禮有隱德。存孤

嫁故人女。客有賈僞券貸者。爲償之。終不言
錡。素富。躬自約糲。梁之食。葱涑不時設也。學
讀書於其婦父劉溥。尤刻厲。故所通多。而於
史所記事無不載。與客語必由衷。不爲飾。辭
曰。非禮也。敢。雖數忤。不肯唯唯。故人多不善
也。惟所知二三君子。時就之。其居水濱。爲室
甚朗。雜樹嘉木環之。別爲臺。成介吳文定公
踊焉。吳顧謂雖楚茹溪。何以過。足使人樂而
忘死。殆不虛。然不爲在錡。吳亦不能若是歡。

也。其所記事曰：寓圃志傳焉。他書皆爲人持去。

徐震

徐震其先自婺來徙。父雖賈慕儒人，數與四方士游，學其子以經義。今不主宋人所居，具區又吳地奇勝處，故善爲詩，稱綺縠。時蜀晏鐸、海昌蘇平輩負才名，震與之狎，相和爲詩甚多。劉文恭公實序之，邑屋皆敬焉。達於郡，行鄉飲酒禮，屢欲賓之，堅不肯。美田宅，售者

必過其直，已而恐其無爲活，時復還之。王公鑿初與相鄰，矜其軌操，每過輒盡日，而震不以王貴屈也。

魏昌

魏昌在宋時自蜀來徙，世有聞昌木訥人也。草服扉屨，貌朴野，無威儀，居近市而堂涂甚修潔，疏池置石焉，坳隆然有幽邈意。故徐公有貞祝公灝、劉公珏皆好焉。恒與遊，昌旣率易，不知有貴人，諸君子亦樂其簡也。數相和

爲詩沈啓南圖之一時傳爲盛事而吳公寬
爲之記李公禎伯書於壁人尤艷焉繼又有
朱宗遠者行義亦卓爲時所重其處親姻內
外皆有禮焉人以其爲楷四方來歸者頗食之
三弋五卯不爲客有所輕重故舍嘗滿人疑
其有俠行然不詭於流俗侃然正議余少則
聞之先大夫云

閻丘賓用 徐訥

閻丘賓用隱於吳市耕以養其親尤力學好

吟詠嘗跨牛行且爲詩人遇之不測也雖田
野悠悠有廉直不污之操時又有徐訥者以
布衣抗其行無所屈王公大人居家禮範肅
恭。斷斷如也。每晨朝其家人。誨諭之。皆諾而
退。又集古賢行爲書可施鄉閭與嚴志道計
蒙正者俱相勵以敦義儉節吳公訥極推重
之其季子卽御史中丞恪

贊曰往閻里優游時有敦厚不欺其志以德
隱於窮巷市人而公卿大夫皆高其行惟恐

不得友焉。或不肯爲人知。而郡邑吏乃爲鞠躬屏氣。候焉。至不得前。况敢凌之。非禮哉。時之盛。如彼。自後。男子未傳輒算。而愿慤者。繇之必辨。其遺風餘澤。又安得有存者乎。必也好佞而多私請。乃橫於里。猶盜處士名。故雖有好賢尊禮遺逸之舉。忠信之長。文雅從容。博求之野。與復見往時。而風之渝。日以甚。若異日。豫章南粵使君有所賓禮。而誦言猶謂交謫。其負虛道而竊厚受。媚謂之隱良。僭謂

之蔽公。固自古有之矣。尚何怪於今。故周况之稱甚烈。亦時者有以成之。寧非有天幸耶。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沛國劉鳳子威撰

藝事

宋克

宋克仲溫長洲南宮里人少英慨以武力自
喜擊劍跡射學為兵將北走中原從豪桀馳
逐會士誠據吳度其無成乃以俠立忤於俗
面折人論議無所假已而謝客杜門取薄蹠
臨魏晉書窮晝夜不廢遂精其藝真行章草

皆有意稱妙盡古法今所傳七姬志等類鍾元常允明論書謂如初筵忽見三代鹵彛蓋亦天授非人工能逮時又有宋昌裔者工力不減克時稱精媚

夏景

夏景仲昭者崑山人以經義舉博士弟子爲庶吉士

文皇帝課書學仲昭書獨被賞改中書舍人命書

宮殿榜眷資甚至

賜第與告且

賜名從日在上巳而遷考功郎出守瑞州入爲少卿太常其所守官皆無失名譽居常好縱適遊放無不之子鉞事之亦至日爲具待所善客與之相羊畫竹石名擅一時遠夷來者皆購其跡重賈而畫乃善於書兄昂亦工於用筆景旣遇知

文皇問其所學書以昂對遂驛召入試善之授

中書舍人

贊曰書於六藝居一焉自史頡創體至於秦漢代有改作而古今之變可觀矣夫禮樂制度無不由質而文而書乃獨自繁而簡古之篆籀其難習甚自隋以前隸特行唐以後始以楷用矣雖鍾張二王兼善諸體而便於操牘無踰行草法故日趨簡易耶我

明肇開二宋書寔擅代及盧熊仲昭皆善題染若余宗文恭公精極楷法筆意閒麗然以名

德掩焉及徐武功吳文定李太僕其所源淵咸有自哉而祝允明王寵遂度前代比於中古可謂擅絕論者猶謂克實始之允明備焉徵明以下其流益繁而吳書嘗冠天下無不善學者莫能圖何哉

黃子久

黃子久者本陸氏受重於黃資故絕人負書而遊見學士大夫伐其技能多所凌忽遂以罪錮之後逃去為黃冠往來吳越間好狡儉

教授弟子無問所業談儒墨黃老以口辨屈
人其畫長於山水初學董源已乃稍變之有
畫訣傳於今

趙原

趙原者亦師董巨然善爲山林宵深窮邃意
國初徵善畫者集中書令圖往賢著功名者原
應對失

旨見法

張觀

張觀者嘉定人少而游四方見山川形勢輒
志之遂工圖象師事夏圭馬遠及與盛昭吳
仲圭輩交故盡得其法格力加適又善鑒古
其所辨三代器如探契嘗徙華高洪武中還
吳卒周莊

史公謹

史公謹洪武間以伍符發赴滇已而用薦爲
理士應天又調丞湘陰節槩甚高善爲詩而
尤工繪事家大父與遊所染素多爲人請去

今存者踰百年設色若新

沈周

沈周者相城里人即恒吉子世隱德不曜而重於州里周有經世資專工於圖畫至他技亦時學之書誦之辯而特好說家故所著多本裨官雜說論所聞民間事瑣屑咸載之頗言神怪不經間爲詩亦如與兒女子語耕稼織衽事雖俚甚而頗切於人情其請謝賓客無論寒暑自其里入城多寓浮屠舍人請之

輒爲操觚無佳異事親孝母夫人歿周已八十而猶孺子慕至毀與弟相友愛撫妹孤嫠有恩汪守濬欲以孝廉薦力辭王端毅撫吳時重之數延問得失周終無所應然有聞焉必爲之動色其畫得之天性綿密疎縱摹臨自運備盡古今之變妙絕當時至以繪售者皆假其名以行至於今尚然

贊曰世本稱史皇作圖書所載山龍華蟲夏之鼎象及科斗書雲鳥形是圖畫之始也吳

故多才藝而畫尤稱最焉。子父趙原名載自前而史謹杜瓊及周代作豈惟擅東南存典刑哉。誠一代之美無復加矣。至周之跡獨多由其善體物隨所染無不愜而亦以贗者並行故耶。若其重則以延陵太原諸公卿爲之折節。雖欲無重得乎。故技雖所自致而有籍焉。余聞之故老延陵以少宰歸周疾已革不下車排藜藿入窮閭執手與訣則非古之人乎。何以及此哉。

王履

王履安道者崑山人。學黃帝書於朱彥修。遂盡得其術。謂漢張仲景之論寒疾備矣。而未言其變。所謂上下無常。合而並。至偏害陰陽。推本岐素爲立法考。又謂諸病陽明與傳少陽所病。病及太陰厥陰所薄爲患。篇有脫簡。於三百九十七法有所簡汰。益入之。極論內外所中及暑與風無以自繆也。名曰滌洞論。及他所著上參天文下極地理人事諸家所

治法爲書甚衆。履思既精。手敏而視遠。加之博綜。方論道術。善爲詩。若文圖畫。學夏圭。使腕有餘力。故秀勁。行筆意在。前故麗密。嘗遊華山。爲圖四十餘系。以詩時稱。合作若醫。其所究通。後來皆不逮。

盛寅

盛寅啓東者。吳江人。少學於王仲光。察脈所甚精。永樂間。有奄人以蠱斥居外。久之。上望見。驚曰。而固在耶。對以寅實生之。得召見。

拜官尚醫。時有黑白猿者。上愛之。其一忽病。使寅治。寅視脈。謂不可爲。

上怒。與猿琅當之。使借死。寅日夜泣。已而猿果死。竟赦之。

太子妃孕而疾動。寅謂當與利藥。諸醫咸駭阻之。妃聞。令言利藥者進。治立愈。大被賞。宣德中。使應制賦詩。又嘗與從官奕。禁中。

上適至。見之。令畢戲。且令賦奕詩。

上親和。以賜寅。雖以醫進。操立固。殊宵夢以椒。

寄者私啓之寤乃深自刻責家故隸尺籍請
除之弟宏亦精藥論傳子至孫皆能爲方時
又有劉敏李思勉者俱傳寅術

韓凝

韓凝復陽者魏公琦之後也能論病士誠據
吳時方詐延士凝隱不出子奕有高名次子
夷少凝令奕子之永樂初從兄奭言於朝拜
官奕卒夷得請歸葬永樂中扈從時巡疾
上命中使視之卜史命龜歿而悼恤之深奭凝

弟之子亦被遇有秩祿及其世

沈以潛

沈以潛先自汴從宋南徙世以軒黃術相授
大父新父日章皆著在前代潛少孤尤精於
經方藥論所治十全八九宣德初徵上人未
知會蔣用文病

上遣人問堪代者以潛對召見稱

旨拜官潛質重恭謹亦能爲詩其孫宗常尤善
別經脈營氣以知人死生按法逆順和齊湯

液有患衄出血無已。醫以爲熱。宗常投以參附。或驚阻之曰。脉小而少衰。非補之不可。遂以愈。孔侍郎當晨體如燔。絕飲食。醫益以爲熱。獨謂熱寧可瀉。以暑藥佐之。溫以益脾。愈。黎守溺不下。或竄以藥益。闕曰。此結絡不解。淡成僻。法當吐果吐而洩如故。臨緇人自謂無病。忽覺神思有異。晚歌笑不節。曰。此陰火乘肝。晚而動。直以柔齊少加利之。良已。吳丞妻孕而驚。遂病悸。醫以爲疾在中。神越焉。無

可爲。宗常以爲膽傷耳。俾服抱膽丸。愈。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矣。視脉無他。問何食飲。對以近食羊脂。曰。得之矣。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所爲治以意度之。察五色診病。決嫌疑。定可治。不藥論變化。皆所自得。晚無子。其族乃多仕顯矣。

劉觀

劉觀者長洲人。父毅以醫給事。

燕邸坐法籍入之。永樂初。念舊臣。召觀還。爲尚

醫賜第以居貴人有所苦皆令觀治之扈從
北巡歸卒子溥有雋資工數術以古經方散
佚論病之淺深不能中博求之諸家書遂及
陰陽形法五行星曆靡不究該以醫薦爲掾
史已巳之役知溥者又薦之朝而徐武功素
善之數引與謀溥見徐銳欲白去曹石而視
徐面有異曰公旦夕且有不測果被逮時有
義丈夫秦州馬士權以爲徐所使爲疏者收
下

詔獄掠訊楚酷瀕死終不撓曰徐有貞忠於國
猶有天地鬼神可誣污也徐賴以免溥雖與
厚能滑稽取容故不及且善爲詩時有晏鐸
湯胤績等皆豪縱好大言然皆不檢湯所爲
示溥溥輒訾之溥所著曰草窓集

錢瑛

錢瑛者世爲小兒醫宣德間召拜尚醫時有
嬰兒生九月悸且啼而汗衆醫不知所爲瑛
見之令坐之地且以水弄之驚啼頓止或問

馬曰兒在懷抱春氣作。衣帷擁之。無以泄宣。其鬱熱乃甚。得水則解。近土以平其藏。故不煩藥。子三人皆傳父業。孔周孔貞皆其孫也。時又有陳公尚賢者。自宋爲兒醫。曰良炳者。著於元。曰道者。贅於孟景暘氏。孟故精於玉版九宮八風論。道兼通其說。傳彥斌仲和。以達公尚。少而孤。母陸撫之。即自刻誦其家書。治療多全。抱携至門者。嘗滿焉。以薦召念其母。遽乞歸。孝愛自天性。其論病多隱惻。雖危

惻必欲全育之。不問所從。寒暑晝夜未嘗怠。其仲子曰希承。尤善其業。徐氏子痘而泄。衆以爲不治。希承視之。則加數已。乃稍止。居頃之。又作。衆以爲必不可療。希承曰。急矣。非附子不可。一投少間。再投而愈。人謂錢氏專主寒藥。而陳工用熱。然希承實能變通。故無敗。至今吳業療孺子者。皆本二家也。

王時勉

王時勉仲光之孫也。仲光蜚遐。不欲以醫名。

敏少孤游於先友韓伯承父子間又從盛寅受方遂爲人治有驗精良婦有患月事不下醫謂蠱者敏曰是當娠與之五分之齊果得男有佐酒女子無苦也視其色頰而青曰此火亢金也不可以夏果嘔血死千夫長年近二十忽瞑眩熱且咳醫謂寒敏曰疹也以火齊湯發之而瘡出愈撫使者鄒公病診得其僻驚謂何以知曰肝脈深下知有孔洩汚然察之有死青之茲勸之旋臺計五日當發至

期而歿其人長者不獨以藝容止甚偉而曠資固聖儒得書之要事盡其方意獨能解論不可傳人從學之未嘗效曰吾方不爲愛公所顧天解者鮮耳子穀祥遂以進士舉於朝同時有劉子紹亦與敏名相若其所論應天道四時而治之以意所全十得八九不能盡識傳其子至孫皆精於數爲時所重

張養正

張養正者中歲以疾廢而負氣峭岸其治以

固護元氣為主徃徃有竒效或未病即知其
死如所克人望而畏之又有奚五者亦善論
病其治效淺深能測知人所以受之故為時
所傾家大人嘗賴之濟年八十餘猶誰差人
病不失毫釐

贊曰醫於數深矣論所謂如迎浮雲不可得
而窮也非聖人而能之乎黃帝生而神靈若
岐伯天老等豈可望耶秦越人之傳自長桑
君固非常人遂能解肌結筋揲荒爪幕浣腸

胃後世能若是耶吳之醫自王仲光王安道
韓公達公茂盛啓東劉原溥宗序至沈以潛
張致和錢伯常張養正劉永嘉數君子者或
以德為逸民名高當世而隱不見或以學術
貴以詩若文自負不肖以所授禁方妄傳人
或祇祇惕惕以惠愛為心故藝為國工其稱
君子而深論方術百世為之精也豈徒然哉
豈徒然哉後之為醫心不精脈所目不能視
色而况能見五臟察臉輸知淺深之度乎且

續吳先賢詩 卷十三
其意在得精望望然志於獲又何論也

沈景暘

沈景暘善以易卜小事多驗宣德初交南役與英國公重師入其阻久無耗驛召暘卜之得有夫出征獲其雄狐之兆克以明日午捷當至已而使果乘遽至虜其王訖定之

贊曰古稱卜筮之用莫大於著龜其來尚矣然三代之占不同而後出者乃益不可知著雖存無復古之遺其兆辭往往載之他書何

後乃遂不可復睹耶至龜策短長亦無復論自漢以來人自名家惟焦氏著若李尋京房翼奉不知其所用占何術郭氏洞林稍稱密然今用者多似鄭玄所主五行十二辰貞晦相乘之數而鄭法與書不傳猶傳其意歟夫著策之用誠神矣惟所爲尚苟能專意致精叩之無不應者而況天之所開善敗必先知之亦有不藉焉者特神而存之豈易言乎

沈遇

沈遇者吳縣人其先有名宋咸淳間能寫照
遇善設色亦工用墨其圖貌雪備盡生韻永
樂中嘗召見

謝晉

謝晉孔昭尤善山水得其窅渺層深意而構
體落勢態各不同營一障或踰丈亦頃刻就
又善詩

蘇復性

蘇復性初以鄉所論士守綿州師盛懋畫不

爲人作或一幅終歲不就若晉之速性初之
遲各極其致又有范暹陳復皆宣泰間陳暹
成化中畫皆有意

陳季昭

周臣

陳季昭者善設色山水人物畫周臣學於季
昭而益工。於古所謂六法殆庶幾之其圖象
大小綿密蕭散皆有意態時能者多以縱筆
無所拘長於寂淡若織穠麗冶惟臣與寅其
弟子仇英

陳淳

陳淳者御史大夫璠之子善畫花鳥樹石生動有韻名甚著又善書子栝爲圖亦得其父用筆意又有陸治文伯仁而治所圖閒遠伯仁稍茂密

贊曰吳之善圖聞於四方然前數君皆以名行重特游於藝以自適故足貴耶陳以下雖業焉抑又因以爲利非無善賈莫能逮昔何哉夫今之視古豈獨一藝而畫者尤易見上

焉則不及元宋間下者益以卑又況不能自運徒摹臨耳烏足言乎

續吳先賢讚卷之十三

續吳先賢身說卷十三

七



